

著名學文界世

八動

風西風東

譯儒長唐 · 著珠珍賽

EAST WIND & WEST WIND

BY PEARL S. BUCK

行印局書明

新亞細亞文庫

風西風東

東亞文學名著叢書

EAST WIND & WEST WIND

BY PEARL S. BUCK

東風西風

East Wind and West Wind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 價

原 著 者 Pearl S. Buck:

譯 述 者 唐 長 儒

發 行 所 古 今 書 店

上海南京西路1639號

經 售 處 啓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323號

譯者序言

東風西風是白克夫人的第一部小說。故事的構成據白克夫人自己說是在太平洋中船上的寫信室或偏房的小角寫的。這一段故事曾登在亞細亞雜誌上，後來才發展爲小說，而於一九三〇年出版。

白克夫人的成名作是大地，這一本書就在本書出版後的下一年出版，獲得美國批評界的一致贊許，她也就一舉成名，而於一九三八年獲得諾貝爾獎金。

東風西風的題材是中國的舊家，父母和子女，妻子和丈夫的糾紛，而所以致此糾紛者全在於新舊思想之衝突。西方來的風氣形成了不少的悲劇。中國作家敘述的也有，可誰能如白克夫人的平心靜氣呢？她並不將時代的不諧和歸罪於任何一方，只以親切同情的眼光觀察它。上一代的過去了，下一代的現在，再下一代畢竟也來了。東西風的衝突碎裂了大家庭，在再下一代裏才將祖父母的與父母的調和起來，我們該有這末一天！

她的小說使美國人對於這個東方的古國發生極大的興趣，使他們知道中國人堅毅樸實的性格，使他們知道中國人寧靜自足的心境。馬可波羅的遊記鼓勵了西洋人的東方貿易，發展了東西洋的交通，可是東西洋人類心靈上的交通却要待之五百年後的白克夫人。

姊姊，這些東西我可以告訴你，卻不能向任何一個我的本國人說，因為他不能了解我丈夫在那裏住過十二年的遙遠的國家。我也不能自由地告訴異國的婦人，因為他們不知道我國人，併不明白我們從上古的帝國傳下來的生活方式。可是你一向和我們住在一起，雖然你是屬於另一塊地的——的丈夫會在那裏學習他的西文——我老實說，你可以了解它。我已稱你作我的姊姊，將告訴你每一件事。

你知道我可敬的祖先在這個中國的古城裏已住了五百年了。這種莊嚴的城市沒有一個是現代的，他也不願有所變換。他們大家靜靜地，莊嚴地生活着，信賴着他們的公誠。我的父母就這樣地把所有榮譽的傳統傳給我。我從不夢想要有所差異。凡是真正的人民沒有想及的事情，我也不去想它。要是我從庭垣外邊遠遠地依稀聽得有一班和我不一樣的婦女，他們和男子般地自由來去，我是不加注意的。我照着我祖先的良好道路進行，這是我所受的教訓。外界諸物永不會和我接觸。我也無所願望。可是現在這一天已來到了，其時我熱心地注視着這班奇怪的東西——摩登婦女——研究我如何才能像他們一般。姊姊，這不是爲了我自己，卻是爲了我的丈夫。

他不覺得我的美麗，這因爲他曾渡過四海而到外國去，在那些異言異貌的地方學到愛好新鮮事物和新鮮方法的緣故。

我的母親是個聰明的女子。當我到了十歲，兒童時期停止，小姐時期開始時，他把下面的話告訴我：

「在男子面前，女子該保持着花一般的靜默，在可能範圍中愈早退愈妙。」

我記得她所說的話，因此當我站在我丈夫面前的時候，總是低下了頭，把雙手放在前面。當他跟我說話的時候，一句話也不回答他。可是，我怕他要覺得我的沉默太蠢笨了！

有時我檢查我的內心，是否有可以使他高興之處，忽然覺得其礁壞不毛正如豐收以後的稻田一般。當我單獨在刺繡

的時候，我想到許多要跟他說的溫柔美麗的東西。我要告訴他我怎樣地愛他。要注意用的不是從貪慾的西方抄來的老面皮話，卻用着暗示的話正如：

「我的主人，你不注意日間的清晨如何開始麼？這正好像蠢笨的大地彎腰拂迎着太陽。黑暗，然後光明有力地升起來像音樂的爆發！親愛的主人，我是你蠢笨的大地，在等着呢。」

或是當他晚上在蓮花湖泛舟的時候

「如果灰白無力的水波永不覺得月亮如何地誘引它們，又怎樣呢？如果月亮的光明再不使波濤接觸其生命，又怎樣呢？我的主人，你得當心，安全地回到我這兒吧，否則沒有了你，我就是灰白無力的東西了！」

可是，當他進來時，穿了奇怪的洋裝，我就不能說這些話了。難道我能嫁給個外國人麼？他的話很少，講得很不當心，他的眼光太匆促地從我身上溜過了，就使我穿了我桃紅色的緞綾，新挽的髮上飾了珍珠。

我所憂愁的是不到一月，就要結婚了，而在他的眼光裏却不覺得我的美麗。

此時我考慮了三天，姊姊。我必得用計，想法子把丈夫的眼光轉向我。難道我不是從許多在丈夫眼光中覺得可愛的婦女們傳下來的麼？百年一遇的美色並不少，宋朝有個桂圓（譯音）他在三歲出了痘，有了痘痕。可是書口說他有像黑寶石般的眼睛，發聲如風引秦竹，震撼人心。她的丈夫雖然為適應財產與階級起見有了六個姬妾，卻待她很好，六個姬妾沒有一人能如她一般地得到他的寵愛。而我的祖先楊貴妃——她的手腕上站一只白鳥——曾把帝國把握在她芬芳的手掌上，因為這位皇帝，天子已發瘋似的愛她的美麗了。尤其是這班光榮的婦女們，我必得把她們的骨血加於我自己的骨血裏。

我曾在銅鏡中檢察我自己。這不是為了我自己的緣故，可是為了他呀，我告訴你，這時我知道人家長得比我差呢。我看見我眼睛的界劃，黑白分明；我看見我的耳朵小巧地，溫柔地貼着我的頭，金玉的耳環密縛着我，看見我小巧的嘴，在我的青蛋臉上形成曲線。我只願意不要這末蒼白，我的眉毛再延伸入鬢一英寸的八分之一。我在手掌上塗了胭脂，擦在兩頰上以改正我的蒼白，用染着黑色的刷子完成我的眉毛。

於是我足稱美麗了，爲了他而準備，可是當他眼光落在我身上的一剎時，我發現他一點也沒有注意——既不注意嘴，也不注意眉毛。他的思想遊行於地球上，遊行於海上，遊行於無論何地，卻只除掉我站著期待他的這一塊地方。

算命先生定了婚期，紅漆的箱子裝滿紅花緞被褥，身上堆得老高，高得堆得像寶塔。這時我的母親分付我到她房間裏去。我洗了手，重又刷光了頭髮，走進她的房間。她自己坐在她黑色雕刻的椅上，啜茗。她的包銀長竹烟管靠在她旁邊的牆上。我垂頭站在她面前，不敢和她的眼光相接。就是這樣，我還覺得她尖銳的眼光射到我的臉上，我的身體，我的腳上。在沉默中，她眼光的銳利的熱力射進我的心。最後她叫我坐了。她從旁邊桌上的盆子裏吃着瓜子，她的臉上很靜穆，在習慣上這是不思議悲傷的表示。我的母親是聰明的。

「桂蘭，我的女兒，」她說，「你不久就要嫁給一個男子，你沒有生就定給他了。你的父親和他的父親是兄弟之交。他們誓必以兒女的婚姻結合起來。你的訂婚人這時才六歲，而你在那一年生下來的。所以你的命運已定，爲了這個目的而養育起來的。」

「你長到十七歲，我就心中想到你結婚的時期。我所教導你的一切話只是留意着兩個人——你丈夫的母親和你的丈夫。爲了她的緣故，我會教導你怎樣準備茶點和送茶給一位尊長；怎樣在尊長的面前站着，怎樣靜默地聽着尊長的言語，不管是贊譽或是譴責；我會教導你要順受一切，正像花朵順受着烈日暴雨般。」

「爲了你丈夫的緣故，我會教導你怎樣裝飾你自己，怎樣眉挑目語，不說話的表示，怎樣去——可是這些東西當時機到時，和單只你一個人和他在一起時，你就能明瞭的。」

「你已誦練着賢妻良母的一切責任了。準備着你所知道的蜜餞糖果和精美的食物，這樣你可以引動你丈夫的食慾，他知道你的價值，要不停地仗着你的智巧把各式的菜餚轟惑他。」

「貴族生活的禮儀——在尊長面前怎樣進出，怎樣跟你的小輩講話，怎樣進轎，在別人的面前怎樣接待他的母親——這些東西你都知道了，主婦的行爲，精巧的微笑，用珠寶花朵做髮飾的藝術，塗唇和染指甲，身上用着香水，你小腳上靈巧

的鞋子——唉，你的一雙小腳花掉許多眼淚呀！可是，我知道在你這一代裏再沒有這末小的了。我自己的在你的年紀時也不能再小了。我只希望李家留意我的通知，緊緊的纏他們女兒，你哥哥的訂婚人，我的兒媳的雙足，可是這件事我有點害怕，因為我聽得她在讀四書哩，女子是讀書和美貌搭不上伴的。關於這件事，我必得重去通知媒人。

「至於你呢，我的孩子，要是我的兒媳跟你一樣，我也不會多訴苦了。你會學過彈琴，這種古琴的絃線歷代爲女子所彈拂，以取悅於他的丈夫的。你的指法很靈巧，指甲也長。甚至還學過許多頂著名的古詩，在彈琴時還能甜美地唱着。我看不出還有什麼東西讓你的婆婆覺得缺乏了。除非你不生兒子，可是我可以跑到寺廟裏，許下神佛的願心，如果你過了一年還沒受孕的話。」

我的血升上了臉。當我不曉得生產和做母親的時候，絕不能記憶它。家長希望生兒子正如我家般，我的父親有三個姨太太，她們唯一的職務就是懷孕生子，家長的希望是太尋常而不足異了。可是我自身想到這種事情呢——可是我的母親並沒看我滾熱的雙頰，她埋坐在椅子裏沉思着，重又啜她的瓜子了。最後她說道：

「只有一件事情，他要到外國去了。甚至要學外國醫學。我不知道——可已足够了！時間發露着一切。你要被遺棄的。」

二

姊姊，我不能記憶什麼時候，我母親曾說過這末多的話。真的，她很少說話，除非是改正和命令。這是對的，因為在我家婦女的房間裏沒有別人和她平等的，在地位上和原來的能力上，她是太太。姊姊，你會見過我的母親麼？她很瘦，你該記得，她的臉蒼白安靜，好像象牙雕刻般。我曾聽人家說，當她年輕沒有出嫁的時候，她生得十分美貌，有着蛾眉與珊瑚色的櫻唇。就是現在，她的臉雖已消瘦，卻還保存着古代美人圖上的清晰的顰蹙。至於她的眼睛，四姨太太口舌伶俐，有一次曾這樣說：「太太太的眼睛是暗色的寶石，黑色的珍珠，被過多的悲愁知識染就的。」

在我童時沒有一個愉喜她的。她門許多的事物，行動帶着一種習慣上的，靜靜的尊嚴，所以姨太太們和她們的孩子

在她面前都覺得害怕。就是僕人在恭維她的時候也不懂喜她。我常聽得他們口出怨言，因為他們偷竊廚房裏小東西，總逃不下她的明鑒的。可是她從不像姨太太般在發怒時高聲叱罵他們。如果我的母親兒有什麼不順眼的事，嘴裏只吐落不多幾句話，可是那些話尖利地帶着輕藐，他們覺得這個犯人好像寒冰清膚一般。

對於我的哥哥和我，她很仁愛的，但仍是依法制情，並不明顯，因為這才適合她在家庭裏的地位。她生了六個兒女，四個在孩童時就給上帝殘酷地奪去，因此她很重視她的獨生子，我的哥哥。除非她有一個活着的兒子給我父親，才能使他對於她的怨言沒有合法的根據呢。

此外，爲了她自己的緣故，她偷偷地誇耀着她的兒子。

你見過我的哥哥麼？他像我的母親，身體瘦削，骨格軟弱，長而且直，好像竹竿。在小孩子的時候我們總在一起，首先教我把墨水塗在幼學邊上人物上的就是他。可是他是個男孩，而我卻是個女孩子呀，當他九歲，我六歲的時候，他就帶出了婦女的居室跑進我父親住着的那兒了。從此我們很少看見他，他越長成，越覺得探候婦女的可恥，並且，我母親也不加鼓勵。

我當然永不許跑到男子們住着的院子裏去的。當第一次他們把我哥哥和婦女們分開的時候，有一次我在昏暗的晚上潛行到月洞門畔（那扇門是開向男子們的院子的。）我靠在正對着門的牆上，偷窺着外面的院子，希望在花園中，或許看見我的哥哥，可是我只見男僕，忙忙碌碌的來去，拿着熱氣蒸騰的食物。當他們打開我父親的大廳門時，就有一陣笑聲湧出，還混合着細而高的女子歌聲。這扇沉重的門一關，園裏就只剩下沉寂了。

我站了好一會兒，靜聽着這班豪宴者的笑聲，默想地驚訝着我的哥哥難道這時也參與宴會麼？這時我突然覺得有人猛烈地拖我的臂膀。原來是王大媽，我母親的首席僕人，她說道：

「要是我再見你如此定要告訴你母親了！誰曾見這般老面皮偷看男子的小姐呢！」我不敢說話，只好含羞低聲，向她求饒。

「我只找我哥哥呢。」

「你哥哥現在也是成人男子了。」他堅定地回答。

從此我就很少見我哥哥了。

可是我聽說他愛念書，博通了四書五經，因此我父親終於重視他的請求，答應他進北京的洋學堂。當我結婚的時候，他正在國立北京大學念書，他的家信裏不斷地請求答應他到美洲去。起先我的父母不願意聽到這一種話，尤其我母親從未加以同意。可是我父親怕煩惱，我很明白結果，我哥哥可由煩瑣的請求而獲勝。

在我出嫁之前，冬夏兩假他是在家裏過的，他說着許多書籍，稱之為科學。我的母親覺得這一件事頗為不幸，因為她看來這種西學對於一位中國紳士的生活是毫無用處的。上次回家，他穿了西裝，我的母親大為不悅。當他走進屋子的時候，容貌陰沉，舉止洋氣，母親舉杖擊地，說道：

「這算什麼？這算什麼？穿了這種可笑的衣服不要站在我面前！」

於是他被迫換上了本國衣服，雖然他很忿然，還延遲了兩天，後來我父親笑他，分付他換才換呢。母親是對的。穿了中國衣服，哥哥顯得尊嚴，像個學者，穿了西裝，把兩腿暴露在外邊，我們一家從未見過，或是聽得過像他這般的。

可是就在假期返家時，他也很少和我講話。他所愛的書籍，我一點也不懂，因為我不能省下結婚時需用的許多事情，以追尋更高的學問。

關於他自己的婚禮當然我們從不談及。青年男女是不應該談這種話的。我只從愛竊聽的僕人那裏知道他反抗此事，不願結婚。母親已會三次試為他定期結婚了。每一次他總請求父親延期到他讀書有成的時候。當然我知道他是李家第二位小姐的女婿，李家在城裏很有名，既有財產，又有地位。我們這一代以前李家的族長和我家的族長已有三代在本省裏像行政官般管理着鄰近村落了。

當然我們並沒看見他訂婚。這一件事在我哥哥不滿一歲的時候已由我父親定下了。像我們那種人家在哥哥舉行婚禮之前是不應有任何往來的。並且我從不曾聽見討論這件婚約，只有一次我聽得王大媽和另一個僕人閒談如下：

「李家小姐比我家少爺大三歲，這是很可惜的。丈夫年齡該大一點呢。可是她家是舊家，又富又——」

這時她見了我，就默默地做事了。

我不明白爲什麼哥哥要拒絕結婚。大姨太太聽得了這件事笑道：

「必定他在北京找着一個美貌的旗女了！」

可是我不相信除了書本之外，哥哥另有所愛的東西。

於是我就孤獨地在婦女的院子裏長大起來。

家裏當然還有姨太太的兒女，可是知道母親只當他們是待哺的衆口罷了，她天天把每日的糧食、米、油、鹽，分給他們，把淡藍縐布給他們做衣服以外，就毫不注意了。

至於這班姨太太們呢，實在只是一無所知的婦女，於是吵架，拚命地互相妬忌，爭得父親的寵。她們以姿色獲得父親的中意，姿色像春天摘取的花朵似地憔悴了，暫時的榮華一去，父親的鍾愛也就停止。可是她們好像永不能覺悟她們的顏色不能長久，當他進來之前，她們整天的忙忙碌碌，洗刷她們的珠寶和衣服。在宴會的日子，或是父親賭贏了的時候，就給她們錢，她們卻愚蠢地盡行消費在所愛的蜜餞、糖果與酒上面，以致當他進來時一無所有，只好跟僕人借錢，買新鞋子和頭髮上的飾物。這班僕人一見姨太太失了寵，就看不起她們，跟她們訂嚴厲的條約。

大姨太太是個肥碩、矮胖的傢伙，她的口鼻埋在兩頰的山峯裏，除掉她纖小美麗的一雙手以外，別無優點。這雙手她頗自誇的，她用油洗濯，用胭脂染掌，用朱色塗上蛋色的指甲。然後再用芳烈的玉蘭香水洒在手上。

有時母親不耐煩這個女人一無事做，便稍含惡意地分付她們做若干粗糙的工作，洗濯和縫紉。這位肥碩的二太太不敢違抗，她只好偷偷地嗚咽，怨訴別個姨太太，說我母親妬忌她，要毀她父親心目中的美貌。她說着這話，同時還當心她的雙手十分留意地考察柔嫩的肌膚有沒有起繭與粗厚。我忍不住和她的雙手碰一下，只覺得熱而且軟，入握如酥。我的父親已好久不關心這個女人了，可是當他進來在她房裏過宿時，就給她錢，否則她會在院子裏高聲大叫，譴責他。

讓他受窘。她還有兩個兒子，因之她有受人家注意的資格。

她的兒子十分像母親，也很肥碩，除掉不斷的吃喝以外，我已無所記憶了。他們和人家一起在桌上吃得飽，可是過後又爬到僕人的院子裏，爲了吃剩的東西和僕人吵架了。他們去時總要用計，因爲他們怕我的母親，她最恨饞嘴呢。她自己不過吃一碗乾飯一小塊的鹹魚或是一薄片的冷雞，喝着香茶。

除掉怕死以外，關於二太太我不記得什麼了。她吃着許多甜而油的芝麻餅，一生病了，就恐怖地喃喃自語。於是她去燒香拜廟，許下願心，把髮飾獻給廟裏，要是菩薩保佑她病好的話。可是當她痊癒之時，她重又繼續着吃餅，假裝忘掉了願心。

第二位姨太太，三太太，是一個陰鬱的女人，她很少說話，對於家庭生活也不感什麼興趣。她有五個孩子，除掉頂小的以外，都是女的。這件事衰弱了她的精神，使她憂愁。對於女孩子她是毫不當心的。她們受到漠視，只當她們比買來作工的婢女稍高而已。她的時間消磨在院子的太陽角落裏。她的兒子，一個遲鈍而帶病容的孩子，三歲還不能講話，去路。他常是啼哭，老是賴在她長而鬆弛的胸前。

姨太太中我頂歡喜的是三姨太太，她是蘇州的一個小妓女，乳名叫臘梅。她的姿色也像臘梅花般的美麗，臘梅花是早春在無葉的枝上開放着淡黃色花朵的。她正像臘梅花，文雅，暗淡而金黃。她往常不像別人般塗抹她的雙頰，只是在她的纖肩上加重着黑色，在下唇上塗着紅色而已。最初，我們不大看見她，因爲父親很誇耀她的美貌。他到那裏總帶着她在一起的。在我結婚前的上一年，她住在這裏，候生兒子。他是個可愛的孩子，肥大而文雅，她把這個孩子放在他父親的懷裏，以此報答他給她的珍寶和愛情。

當這個孩子產生以前，這位四太太的樣子一天到晚很高興，發着笑聲。無論在那裏她的姿色總受到人家的贊賞；真的，我從未看見有比她更可愛的美人。她穿着翠綠色的緞衣和黑色的天鵝絨，她精緻的耳朵上帶着綠玉環，她藐視着我們，不管達到和我父親一起赴夜宴的時候，總有許多餅和蜜餞糖菓給她，而她卻毫不留意地慷慨施予。她好像差不多不吃什麼，——早上一個芝麻餅當我父親離開她後，在午間吃半碗飯一小塊的竹筍，一薄片的鹹鴨。她愛外國酒，輕騙我的父親，給她買淡黃色的流汗，兜底翻銀色泡的。一有了酒，她就又說又笑，眼睛發光像黑水晶一般。於是她格外的向我父親獻媚，而他就

分付她跳舞和唱歌。

當我父親宴會的時候，我的母親坐在她自己的房間裏，閱讀孔子堂皇正大的言辭。至於我呢，當我還是在少女的時候，我往往奇異那些從夜延到黎明的宴會，有一次爲要找我哥哥，我在月洞門的雕刻裂縫裏偷看男子的居室。可是這種事情母親是不答應的，我知道，並且我也恥於欺騙她。

可是，有一夜——現在我充滿着忤逆的羞慚！——我偷偷地潛行穿過夏夜無月的黑暗中，重又從這扇門裏看我父親的居室。我不曉得爲什麼做這件事——我已不復想及我哥哥了。爲要奇怪地充實某種模糊的願望，使我不停息地經過長的熱天，黑夜到臨的時候，充滿着熱氣與暮色和濃厚的蓮花香，我們婦女居室裏的沉靜好像死一般的。當我注視時心

同害門兒敞開着，上百枝的燈燭光流中炎熱岑寂的空氣裏，我看見男子坐在方桌上吃喝，僕人帶着食物來的椅子後面站着像葡萄藤般纖弱的女子。可是坐在我父親旁邊，桌上唯一的女子是臘梅。我覺得她很清

容，當她轉向我父親的時候，光耀得像臘瓣的花朵。她說幾句話，聲音很低，嘴唇只略動一動，而男子們便高天是不變的，輕微而精妙，卻並不大笑。

我自己發見了我了。她很少離開這所屋子，即使在院子裏散步的時候，可是炎熱的夜間卻把她趕到前面來。立刻發現了我。她分付我立刻回到我房間裏，跟着她進來用竹扇骨拍擊我的手掌，輕貌地詢問我願意看她們的工作麼。我羞慚而涕泣着。

入她分付把蠟殼格子裝在月洞門上，而我也永不再從這扇門裏看出去了。

是我母親對於這位四太太卻並不稍減其仁慈。僕人們高聲贊頌她的容忍，雖然我知道別的姨太太樂於看她的殘

好像一位大太太往常對待別的一般。也許母親知道貯積着的是什麼呢。

她生了兒子以後，這位四太太以爲我的父親當然會重又把她帶在一起。她並不自己奶孩子，否則會毀她美貌的。她用一個強壯的婢女代她自己，婢女的孩子是女的，當然不許再活着了。這個婢女是個身體厚實的婦人，有一張污穢的嘴，可是

這個小孩子卻整夜睡在她胸前，靠着她的肌肉，整天抱在她懷裏。他自己的母親毫不注意他，除掉在節日給他穿紅衣服，脚上給他穿虎頭鞋，和暫時跟他遊戲一會之外，他一啼哭就不耐煩地擲回這個婢女的懷裏。

可是這個孩子使她再不够把握住我的父親。雖然照法律講她已報告了他，她卻天天想計策抓住他的意志，正像我們總是這末做的。可是就使用計也不够，她已不能像未生孩子前那末美麗了。她的光滑潤澤的小臉蛋兒鬆弛得足够，她的青春，她身上穿着翡翠綠的外衣，耳上挂着耳環，略發着一點笑聲。父親在外表上好像和以前一樣的懽喜她，二回出去旅行時，卻不帶着她在了一起了。

憤怒甚為可怕。別個姨太太私下開心，當她們作為勸慰她的時候也在發笑呢。我的母親比平時更慈愛她，八媽憤怒地喃喃怨語：

「我們現在又要喂養一個不做事的女人了。他早已厭倦她了呢。」

這位四太太就常在默想。她不滿意，憤怒與厭倦婦女院子裏的單調生活。她慣於宴會，慣於受人家的贊頌，甚至嘗試丟掉她自己的生命呢。可是那件事已在我嫁後了。人家從不以爲我們的家庭生活是悲傷的。我的生活真是很快活，我們的鄰人有許多正羨慕着我的母親呢。我的父親總狼尊敬她，因爲她的智慧，又因爲她管理夫事務的能力。她也從不爲了什麼責備他。這樣他們尊嚴地和平地生活着。

呀！我可愛的家庭呀！我的童年在我面前像畫圖被火照着般展過。這是庭院，在那裏我在清晨守候着池中的蓮花苞，花壇上牡丹花的開放，這是內室，在那裏孩子們在磚地上打滾，在那裏蠟燭在宅神面前輝耀着，這是我母親的房，在那裏我看見她堅毅溫柔的側影俯臨着一本書籍，後面是一張巨大而有頂的床。

最令人懷憶的是富麗堂皇的客廳裏面放着笨重的紅木炕床和椅子，雕刻的長檯，門口挂着大紅緞簾子。長檯上面挂着明太祖的像——一張堅挺不屈的臉，下頷突出像礁石般——像的兩邊挂着金色對聯。廳的南面全部是雕刻的窗，格子

裏糊着通草紙。這種紙張流出月長石般的光線，照在幽暗莊嚴的室中，甚至可射到屋頂上沉重的橫樑，照見圖畫着的金紅邊。我的祖先靜靜地坐在這座大廳上，看着黃昏在腰腿的岑寂中降臨，我往常以為頗有音樂的味兒呢。

新年的第二天，是太太們互相拜會的日子，大廳上柔和地愉快，在老得不記年齡的廳堂裏來一位衣服漂亮的太太；廳上滿是輕快笑聲，和片段的照例談話，婢女們傳着紅漆菓盤，裏面放着纖小的餅。我的母親以莊嚴的禮貌分給諸人這條古舊的襟已有上百年下看着這種相同的景象了——黑的頭黑的眼，虹霓般的綢緞，翡翠珍珠，和紅寶石的髮飾，藍寶石和黃金在纖瘦像象牙般的手上閃耀。

呀！我可愛的家——呀！多可愛的家！

我看見自己一個纖小靜穆的形像拉着哥哥的手，站在院子裏的火旁，在那裏準備燒燬這位灶神的紙做的神像，嘴上滿塗着蜜，讓他上天去也說甜密的話，忘掉告訴僕人們的吵架，在碗裏偷東西。我們想到這位到遙遠不可知之地去的使者，未免有點討厭，所以大家都不說話。

我看見自己在鬧龍舟的那一天，穿上頂好的出客衣服，淡紅色的，繡着梅花，很不耐煩地等到黃昏，這時哥哥才帶着我去看河裏的龍船。

我看見在水中蕩漾的荷花燈，我的老乳母在燈節上帶給我的，她笑我一到夜就那末的高興，趕忙點亮裏邊出煙的紅蠟燭。

我看見自己在大寺宇裏傍着我母親徐行。我看她把檀香放在香爐裏。我和她恭敬地跪在菩薩面前，恐怖之心使我身上發冷。

姊姊，我問你，假使你處在我的地位，我將怎樣為一個男子——我的丈夫——而自已準備着呢？我的一切技能全然無效。我私下計劃着決定穿藍色綢衣，精緻地銀打就的黑鈕扣，在髮上簪着梔子花，脚下穿着尖頭繡藍花的黑緞鞋子。當他進來的時候，我要迎接他。可是他見了一切以後，眼睛很快地轉到別的東西上去了——桌上的信札，書札，我被他遺忘了。

我的內心扯掙着恐怖的不安。我還記憶在婚前的某一天，那天我母親自己很敏捷的寫兩封信，一封給父親，一封給我未來的婆婆，分付老司關趕快送去。我從沒看見她那末紛亂過。就在那天我聽得僕人們在耳語，說我的未婚夫要解除婚約，因為我沒有受過教育，又是纏足的。我流下了眼淚，這班僕人吃了一驚，就賭神罰咒說他們講的並不是我，卻是陶太太的第二天二位肥碩的小姐。

這時我已記牢了它，很煩擾地考慮它了。說的也許是我麼？僕人們總是慣於說謊的！雖然我沒受教育，卻小心地受過管家和修飾自己的訓練呢。講到我的雙足，當然沒有人寧願其大，像農家女兒那末粗野。他們所談的一定不是我——不會是我！

三

當我和母家告別，踏進巨大的紅轎子，抬到夫家去的時候，我從不會想到他會不歡喜我的。講到我自己，我知道我有纖小明媚的身材，討人喜的驚蛋臉，這一點至少他不會失望。

在喝交杯酒禮的時間，我在紅兜紗下面向他偷覷一眼。我見他穿了筆挺的黑西裝站在那兒，長而且直像一枝小竹竿。我的心冷熱交併，渴望他偷覷，可是他並沒回過他的眼風，射到兜紗裏面。我們一起喝着杯中的酒，一起向祖先的神主鞠躬，一起跪在他嚴肅的父母之前，我已是我自己的兒媳，從此永別我自己的家庭與氏族了。可是他始終沒向我看。

宴會和鬧房都罷了以後，那一夜我單獨坐在新房的坑上，恐懼得幾乎窒息。我努力幻想，恐懼，切望着的時間已到臨了——我的丈夫第一次看我姿容的時候，房中只有兩人。我冰冷的雙手交按在膝上。他走進來的時候，身上還穿着那身黑西裝，長而陰鬱。他立即跑到我身邊，在岑寂中揭起我臉上的兜紗，看了我好一會。這樣一來他才認識了我。然後他拿起我一只冰冷的手，母親的智慧會這樣告訴我。

「要冷淡，不要熱烈。寧可如酒般的臭味，不可如蜜般滿含着甜味。那末他的願望永不會缺乏。」

於是我願把手給他。他突然掣回自己的手，一聲不響地向着我看。然後莊嚴地誠懇地開始說話。起先我不明白他所說的話，因為聽來太奇怪了。一種安靜重實的男子聲音使我因羞恥而肌肉緊張。我驚愕地細聽他的話。他說的什麼呢？

「這是猜想不到的，會把你拖到我這兒，你第一次見我，而我也第一次見你。你和我都是被迫結婚到了現在對於這件事你我已沒有辦法了。可是現在只剩着我們兩人，我們該依據自己的願望商議我們的終身。我的意思是願意依着新法走的。我願意在一切事務上平等看待你。我決不強逼你做任何事情。你不是我的所有物——我的器具。要是你願意，你可算是我的朋友。」

這些話是我在新婚之夜聽到的。它們的意義超出了我理解力之外。起先我只是驚愕着。我和他平等？為什麼呢？難道我不是他妻子麼？要是他不告訴我什麼，誰該告訴我呢？難道在法律上，他不是我的主人麼？沒有人強迫我嫁他呀——要是不結婚幹什麼別的事呀？要是父母不替我定親，我又怎樣能嫁人呢？如果我不嫁給終身已定的那個人，又嫁給誰呢？這都是按着我們的習慣的。我不明白有什麼強迫。

他的話重又在我的耳邊燃燒着。「你和我一般被迫結婚。」我突然起着一陣輕微的恐懼。難道他的意思是說不願意和我結婚麼？

吓，我的姊妹，這樣的慘痛——這樣深刻的痛苦！

我開始在膝上搓我的雙手，不敢說話，也不知道怎樣回答。他把一只手按住我雙手，我們靜默了一會。可是我只願意他趕快拿開他的手。我覺得他的眼睛正射在我臉上。終於他開口了，聲音低而淒苦：

「我所怕的是你不願——不能——把你的真情實意告訴我。你不敢立刻取消人家教你在這時該說該做的教訓。聽着我罷——我並不請求你說話。可是我求你表示一個小記號。要是你願意嘗試和我走着新途徑，略略低沉下你的頭好了。」

他當心地注視着我；我能够覺得他的手着實的壓下來。他是什麼意思呢？為什麼事情不能照所期望的路逕進行呢？我已真正的做了他妻子。我願意做孩子們的母親。吓，於是我的憂愁開始了——這種憂愁日夜永不離開我的。我不曉得怎樣